

許迪鏘
著

香港文學評論精選

形勢比
人強



許迪鏘
著

形勢比

人強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刊物所表達之意見或觀點及其所有內容，只反映作者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香港藝術發展局立場。

天地

www.cosmosbooks.com.hk

- 書名 形勢比人強
作者 許迪鏘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 地庫／一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彌敦道96號（加連威老道口）（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傳真：2558 1902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二〇〇七年三月／初版・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COSMOS BOOKS LTD. 2007

「香港文學評論精選」總序

劉紹銘

王德威在〈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有言，香港從不以文學馳名，但「在這繁華至極的物質主義環境裏，偏就有人蝸居高樓一角，街肆深處，從事字字句句的手工業，而且居然能串成一個傳說」。

以文類言，這種「手工業」生產出來的文字，以雜文量最豐。小說次之，詩作更少。這與生產環境有關。香港報紙的副刊一直是方塊雜文薈萃之地。因有市場，作品自然源源不絕。相對而言，除了文學雜誌，幾乎再沒有讓作家刊登小說和新詩的地方。報紙的副刊本有連載和刊登千把字短篇小說的傳統，但晚近十多二十年來，香港人分秒必爭的本性發揮到淋漓盡致，再無耐性在報上吸收千字以上的「精神食糧」了。

香港的文學雜誌也少得可憐。除《香港文學》因經費有着落可以每月如期出版外，其他刊物如《文學世紀》每年需要依靠藝展局續命，事事只能「微觀」，實難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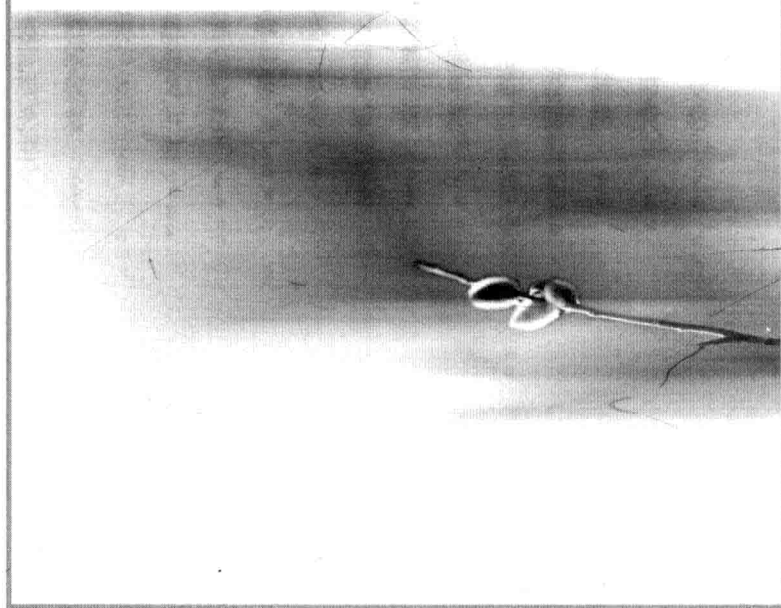
出甚麼「遠景」了。因為整個香港文化氣候不利文學作品的出產與流傳，「不牟利」的文學刊物責任重道遠，在在需要政府的援手。因為樂意刊登「字字句句的手工業」成品的，就剩下這一兩本少得不能再少的文學雜誌了。

王德威心目中的「手工業」，應該包括「漫說文化」這類評述文字的。收在天地圖書公司〈香港文學評論精選〉系列的十二本選集，大部份作品都是先見刊於這些「不牟利」的文藝刊物。今天有幸能夠結集出版，靠的也是藝展局的資助。寫到這裏，不妨拿黃子平在〈漫說「漫說」……〉一文說的幾句話作結束：「文字的時代行將接近尾聲，音像時代大踏步到來。……在北美時，聽到老錢手心生癌的消息。據說他頗慶幸是左手心而不是右手心，不妨礙他繼續寫作。」

黃子平筆下這位「老錢」，是北大教授錢理群。他「慶幸」自己生癌的是左手而不是右手的心事，可以引伸為在香港「蝸居高樓一角」從事字字句句手工業作者的寫照。他們對這種在經濟效益看來幾近無償的「工業」樂此不疲，無他，正因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習慣。放棄了，就渾身不舒服。文人自找苦吃，因為他們會苦中作樂，而這種「樂」是不足為外人道的。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識於香港嶺南大學

給靖之、遇之



自序

據吾友黃燦然說，吳爾夫很怕寫序，因此他最近出的一部文集也避開了序，只寫了一篇跋。其實序之與跋，古時本質與作用略有殊異，於今則大概置書前者為序後者為跋，只是擺放的位置不同而已。太史公寫《史記》，他的自序，倒放在最後。

序者敘也，緒也，自述書之源起及一己志趣，旨在讓讀者先有一個理解作者的頭緒。我國古代重要的文學宣言，就每在序中。如果集子中的作品大都是因應約（稿約，或專欄合約）而不得不寫，序則是出於自願，你不寫，沒有人可以強迫你。可以說，一部書我最樂意寫的就是序。

序雖放在書的最前面，寫作的時間卻往往最後，這時一部文集的原稿或排印稿已擺在面前。審視舊作，儘管嫌其淺陋，好歹是自己頭生，殆亦不無憐惜。無論寫時如何率爾，各篇均有所為而作，是有話要說，並非無的放矢，問題只是能否中的罷了。

第一輯除頭一篇外，都是應葉輝約在他主編務的報上寫的專欄文字，其中兩份更是

銷量龐大的報章。這幾年他只要坐上有決定權的職位，總拉我寫寫稿，他離職了，我的專欄也沒有了，可謂「榮辱與共」的又一新解。我有時故作歪論，又不避方言俗語，有點取悅讀者的意思，但看來讀者並不容易讓你媚惑。其餘各輯，不少是應約為特定的主題和目的而寫，其中寫小思老師的一篇，是配合香港電台一個有關老師的節目而在報上刊出。在無線電視廣播公司《情常在》的老師專輯中，一開始便是老師在中大上退休前最後一課的情景，她含淚說「我係好鍾意教書的」立刻便感動人心，以致某流行歌手在宣傳片中也以一句「我係好鍾意唱歌的」諧擬了一下。我整理舊日刊物，驚覺三十年前給她做的訪問中她劈頭也是說「我愛教書」，難得的一以貫之的堅持，因此把老師的兩個訪問也附錄在這裏。

是集所收，大都是新千禧年肇始以來的作品，難以用「少作」來遮羞，與「香港文學評論精選」之名目不相匹配，辱承主事者顏先生純鈞厚愛，錯愛，得濫竽名家之列。也有感於他為《文學世紀》終刊號寫的《落幕人語》中對香港文學在市場經濟及主流媒體衝擊下勢不我與的歎喟，書名定為《形勢比人強》。無論多嚴肅的劇目，總有插科打諢的角色；堂堂之陣，也得有人敲敲邊鼓。是為序。

目 錄

自序／vii

第一輯

文章是自己兒子的好／2

窗之恐懼／4

回憶魯迅／6

權威讀者／9

一年書賬／11

不在別人背後聽歌劇／13

唐可漢先生／15

韓寒現象／17

失身／20

情慾的弔詭／22

性的疑惑／24

呼吸／26

三失／28

比較文學／30

凌晨三點／32

民間主導／34

書的問題／36

如果你回來／38

八卦新聞／40

服飾研究／42

沈蕭交惡／44

新書像流水／46

當你開始閱讀／48

伊拉克在線／51

皇后的新衣／53

在邊緣的詩／56

圖書療法／58

那一彎新月／61

三番四次碰壁／63

文學生態／65

繭絲歲月／67

文學的冷灶／69

抗拒流行／71

呆問妙答／73

校長的英文／75

中大的中文／78

九十四歲的學者／80

喜得讀書記／82

一齊勾銷／84

六十四元的問題／86

香港無／無需學術自由／88

周處的故事／90

孤寒財主／92

來自戰地的聲音／94

例行公事／96

書與文化／98

禍水的啟示／100

無恥之恥／102

笨蛋如何成功／104

流氓皇帝／107

大師出試題／110

第二輯

封建禮教下爭取個人幸福的一曲讚歌 / 114

豪放與婉約相輝映 / 122

漫漫寒夜待黎明 / 130

怨而不怒的現代最佳示範 / 137

第三輯

學問不小文思縝密說小思 / 144

附錄一：訪小思·談中文教學 / 146

附錄二：盧瑋鑾訪問記 / 152

身後是非誰管得 / 167

又一公案 / 171

陳寅恪是…… / 173

風月無邊說李翰祥 / 175

序康夫《雲柱集》 / 180

穿拖鞋的作家 / 186

第四輯

香港文學展望 / 192

中國人的航天夢 / 209

英美文壇近事 / 215

小處着眼 / 221

閱讀中年 / 226

飯島、愛、美神 / 230

兒童文學，兒童不宜 / 234

香事旖旎多學問 無限春光在爐端 / 248

閱讀，閱人與閱世 / 252

第一輯

文章是自己兒子的好

「午膳的鈴響了，同學們都吃飯了。我說：『終於吃飯了，我的肚在打鼓呢！』阮兆康說：『是不是打得你很痛。』」

這是一篇題為《午膳時間》的文章的開頭一段。人物、聲音、語調活靈活現，生動有趣，猶帶可愛的童真。是不？我這麼說，希望並不純粹是因為這篇文章的作者爸爸就是我的緣故吧。當然，也得指出，這篇文章隨後的敘述就完全亂了套，文字失去了原先的爽朗，沙石俱下，還有不少錯別字，很可以作為反面教材。不過，即使這部份文字全是垃圾，單單為了開頭這一段，我至少也會把這篇文章給打個六十分。可實際的得分有多少？三十八。我好歹算是半個靠文字混飯吃的人，這個分數對我的挫折——如果不是羞辱的話——比對我的兒子要大得多。我一看，只有哈哈的笑起來，兒子也莫名其妙的笑了。

作家朋友C的兒子有一次堂上作文要寫人物，他寫了一個叫楚不寒的人，從這個名字也

可以推想，文章學足了他母親的小說，有許多真真假假的成份。結果呢，老師說他不入題，不給分數。C就拿這篇文章給我們這些叔叔阿姨看，大家看過都豎起大拇指。C的兒子後來寫過劇本參加比賽，得了獎。

C把兒子的作文抄進自己的一篇文章裏去，但她並沒有怪責老師的意思。我在這裏抄兒子的作品，同樣沒有這個意思。三十八分，老師總有他的理由。不過，讓那些當自己是大作家的人得到最嚴厲的批評吧，對一個小學三年級生，只要有一丁點兒優點，也就不妨給他十足鼓勵，是不？

一九九九年

窗之恐懼

李敖當年以一句「沒有窗，哪有窗外」，狠批瓊瑤，大快人心，不過這一劍見血的名言並沒有把瓊瑤刺倒，她一直活得好好的，近年又憑一部同樣是閉門造車的所謂清宮劇《還珠格格》大收旺場，閣下氣壞自理。

我們香港主管文化的官員，大概自小深受瓊瑤薰陶，隔海致意，對窗也避之則吉。尖沙咀的文化中心演藝大樓，一大座建築物豎在海旁，一個窗也沒有，說是象徵帆船，其實像口三合土棺材。談到這幢掛起文化招牌的大樓，沒聽過一句好說話。近日才頭一趟聽聞一位年輕朋友說它有趣，因為可以在上面踩滑板。但難道滑板場就可以理所當然的刻板？

有文化中心這隻悶蛋還不夠，如今沙田又殺出一座香港文化博物館。這幢傳統中國式的建築，完全違反了中國傳統建築美學，在面街的主牆上，也是半隻窗也沒有。近日替我家裝修的判頭，也在文化博物館承接了點工程，我說，可不可以請館方多開幾隻窗。裝修師父

答得爽快，他說那裏面是不用窗的。我相信那是因為內部全用人工照明，所以沒有窗也不打緊。

但窗除了有採光的實際作用外，不也可以是一種裝飾嗎？現在這樣「家徒四壁」，如果說有甚麼好處，就是十足反映了香港文化缺乏生氣，文化部門對文化壓根兒漠不關心。這樣子的香港文化，將永遠辦子一樣掛在我們腦後，想來令人洩氣。

以後官方如果有甚麼與文化藝術沾上邊的建築，是否應拿出來讓大眾討論一下？不過我們的中央圖書館似乎也引起過一番議論，結果？拿副積木給任何一個五六歲的小孩，相信也不難砌出一座差不多的東西來。

二〇〇〇年十月

回憶魯迅

近年有關魯迅最有趣的一部書，應是二〇〇一年出版的《魯迅與我七十年》，是魯迅兒子周海嬰的回憶錄。讀王元化的序，便已有點震驚。魯迅給共產黨奉為神明，他的家屬和後人，應該得到國家的禮待，不料黨國對魯迅的遺屬許廣平和周海嬰等卻好事多為。文革期間，許廣平和許多走資派一樣，醫療單位由北京醫院轉到北大醫院，許廣平心臟病發，因沒有醫生當值，失救而死。魯迅夫人一去，政府就要周海嬰搬出原居住單位，遷往一所工作間。許廣平在解放初期買的一座四合院，給政府充公，至今未歸還。周海嬰打打橋牌，立即給有關單位告誡，令他沒法參加正常的文娛活動。他的兒子周令飛「投台」，政府迫令他與兒子脫離關係，他堅決不從。

說起周令飛，當年他在日本追求一位台灣姑娘，不顧一切跑到台灣去「投敵」，也是一則大新聞，因為他是魯迅的孫子，投靠到當年他祖父的死對頭陣營，實在說不過去。「阿飛